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59
31 January 1978

CHINESE

第二千零五十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哈里曼先生

(尼日利亚)

理事国：玻利维亚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加蓬

恩东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兰德曼先生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科威特

比沙拉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麦克亨利先生

委内瑞拉

洛佩斯女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A-3550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八年二月一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八年二月六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三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 (a)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加蓬、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538)
- (b) 秘书长的说明 (S/12536)

主席：按照安理会第 2058 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请瑞典和乌干达两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在主席的邀请下，图恩博里先生（瑞典）和姆旺加古洪加先生（乌干达）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成员国面前有加蓬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提出，载在 S/12547 和 S/12548 号文件内的两项决议草案。

安理会第 2056 次会议所邀请的约翰尼·马卡蒂尼先生是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马卡蒂尼先生：主席先生，本月份是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的开始，我衷心地祝贺你担任本月份的主席。安理会的会议在你的引导下进行，对本组织来说极为重要。因为国际社会曾在贵国尼日利亚，由外交事务专员约瑟夫·加巴准将担任主席的会议上，作出了意义重大的决定，进一步推展了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

这些决定旨在补充我国人民的努力，他们的斗争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决定性阶段。为了确保联合国大会核可这些决定和采取必要的后续行动，外交事务专员在纽约和我们一起把这些决定提交给大会。

这个行动并不是第一次证明了贵国决心在争取非洲真正完全独立的斗争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一九七五年，尼日利亚声援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行动就已雄辩地

证明了这个决心。当时，尼日利亚和其他爱好正义和自由的国家一起采取行动，帮助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下的安哥拉人民，抵挡种族隔离扩张主义。就是基于这个辉煌的记录，所以不管帝国主义者采取怎样串通一气的行动——他们的目标现在是一清二楚的——我们仍然相信尼日利亚的力量将永远用来推进非洲人在整个南部非洲的目标，包括在南非的目标。因此，我们深信，在你的引导下，安理会的审议必能圆满成功地作出决定，进一步孤立比勒陀利亚政权和加强解放运动的打击力量。

非洲人国民大会极为重视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和决定。还包括被三个常任理事国否决了的决议草案，以及经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决议草案。在长期斗争的过程里，我们从不曾象今天这样对胜利具有如此坚强的信心。我们已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人民有日益增长的不可逆转的战斗精神及决心，坚决反抗手执武器的种族隔离妖魔鬼怪，决不会辜负全世界进步人类为支援我们的正义斗争而给予我们的日益增加的有力声援。

密切注意南非局势的人现在都知道，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力量——民族先锋——现在不仅在全国愤怒的人民群众中茁壮成长，而且也开始沉重地打击选定的敌方目标。比勒陀利亚官方不得不再地承认这一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治—军事组织能力持续成长，而敌方则由于一些主要的合作人已被消灭，其间谍网已显著地瘫痪。此外还加上日增的巧妙通讯法，例如在大城市定期传单炸弹。在法西斯警察和军队眼前公然进行的这些勇敢行动，已在白人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恐慌。什么法西斯警察无所不在，什么种族隔离制度稳如磐石，这些神话已开始崩溃。而象所谓司法部长吉米·克鲁格之流所说的，城市骚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搞的，并且把非洲人国民大会形容为一条狡猾的蛇，这只能大长被压迫者的志气，大灭压迫者白人的威风，使白人意气销沉到极点。

逃避兵役的白人越来越多，他们宁愿离开南非，而不愿拿起武器保卫种族隔离，这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国内的影响力大增，也是一个证明。对一般的白人说来，包括那些从我们同胞的血汗中吸取了利润和安乐，

至今还是浑浑沌沌的人，他们的凶兆是愈来愈明显的了。

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和空前严重的白人失业而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也对我国的革命形势有利。

群众是不是觉醒了，是不是一心一德？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确以前辈的功迹为荣，也为在困难重重的漫长过程中所培育和巩固的一切引以自豪：那就是作为一个广泛统一战线先锋的崇高理想和目标，现在已成为革命服务的强大无敌的力量。就象加特沙·布塞勒齐在昨天的《纽约时报》上所说的，我国人民已到了十字路口的关键时期，这将毫无疑问地引导他们前进。

南非政权分别成立议会的阴谋，旨在对抗非洲人国民大会以所有黑人以及民主白人组成广泛统一战线为基础的战略。所谓亚洲人和有色人采取了拒绝这个阴谋的立场，这个行动清清楚楚地表现我国人民觉醒的程度，也表现出他们决心紧密团结，把他们的力量结合起来打击共同的敌人。他们这样做是注意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南非内外持续增长的影响力和力量。此外他们也知道非洲人国民大会坚毅不拔的精神和原则，根据自由宪章制定一个民主国家的纲领，以所有人民的意愿为基础，并保证他们所有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分肤色、种族、性别或信仰。

所有这些，以及在象特兰斯凯等班图斯坦里产生的种种矛盾，就是由于实行种族主义的普选，白人继续授权沃斯特把不甘奴役胆敢对抗的黑人置于死地，我们所看到的情景。

面对这一切情况，以及南非政权在国际上的日益孤立，沃斯特和他的一帮人就更加加强恐怖统治。关于这一点，我要提请安理会注意，许多被控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监禁在全国各地牢狱中，等待审讯或正被审判的自由斗士们所面临的危险。

正当被拘留者不断地在牢狱和酷刑室中死于非命的时候，史蒂夫·比科惨遭杀害而凶手逍遥无罪，南非政权的刽子手们正准备大干一番。

在审议我们提出的呼吁时，必须回顾，根据一九六五年前后出版的联合国统计，

南非处决的人数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四十七。

栽诬和胁迫作证的事，已有充分证据，这明白显示出种族主义的警察和检查官是如何地处心积虑，要把所有受审的自由斗士绞死。史蒂夫·比科验尸的结果足以显示今后的发展。

现在我要谈到比勒陀利亚的审判。一九七七年九月底，南非政权结束了关于指控11个男人和1个女人进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组织和破坏行动的案子。被告是：莫西马·加布里埃尔·塞克斯韦尔，24岁；纳利蒂·德西奇，21岁；勒尔·雅各布·莫唐，23岁；伊莱亚斯·迪埃霍·马新加，24岁；马丁·马法托·拉莫克加迪，67岁；乔·恩辛戈·吉加比，48岁；他在罗宾岛的12年监禁最近已结束；皮特勒斯·马姆汲戈恩·恩查贝伦，50岁；纳尔逊·勒查巴·戴尔，41岁；近克尔·姆潘德尼·恩古本尼，42岁；雅各布·西特霍洛，47岁；和波林纳·马马戈特拉·莫赫尔，26岁。

这次审判普遍认为是一九六四年的里冯尼亚案以来最重要的政治审判，也被称为“大陷害审判”。某些被告被指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约翰内斯堡中央地下组织份子。在作证五天之后，当局最重要的证人伊恩·尔瓦扎说，在作证前的拘押期间，他曾一再受到公安警察的毒打，又说他向法庭提供了不实的证据。他说，他被拳打脚踢，直到口鼻流血，还想用布条勒死他。被毒打时，他曾两次失去知觉。恢复神智后，又威胁要杀死他，逼他合作。还带他去看被告莫西马·塞克斯韦尔，绑在另一个牢房里，赤裸裸躺在地下发抖。他自己也被迫赤身卧倒，没有毯子。他又诉说了警察的其他殴打行为，看到被告勒尔·莫唐臀部痛楚以至不能坐下。这一切都见于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的《边区每日邮报》。

最后，他终于作证了。“官长叫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他这样告诉法庭。他要求法官下令保护他不受警察的伤害，法官却说自己无权这样做。

后来，有三个人——苏普尔·马洛伊，马西森·莫罗夫和比利·马塞斯拉——拒绝作证，又被监禁了六个月。另一名证人，牛顿·莫西梅，撤回他提的证据，

说他原来的作证是在拉斯顿堡警局被打之后写的。阿勒克·恩查贝伦则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父亲的证据。

所有这些事情都刊载在《边区每日邮报》上。

我们可以不停地说几个小时，提供更多有关这次和许多次其他审判的令人惊讶的真相。我们只需要说，同样的事也发生在皮特尔马里茨伯格十人案的审判上。这十个人被控替非洲人国民大会招募的人安排一条逃出国的路线；招募了43人到国外去受军事训练；还有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流亡人士通讯，于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被判有罪，刑期自七年到无期徒刑不等。

大体上，斯普林斯六人案也是如此。据报道他们显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者，被控的罪名为进行破坏活动；在索韦托一间房子里的“炸弹工厂”爆炸。起诉书称，发现了一把驳壳枪，十支梯恩梯炸药，40公斤炸药、若干手榴弹和子弹，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件印刷品。

这类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员的审判很多。这些勇敢的自由斗士盼望安全理事会的支 持，只有安理会的迅速行动才能援救他们免于被绞。他们的正义斗争已经公认为合法的斗争。他们因为在斗争中起着先锋的作用，而被一个罪恶的政权拘押，面临处决。但安理会曾经宣布，这个斗争是联合国的特别责任。我们呼吁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立刻无条件释放他们。今年是反对种族隔离年，一部分的行动应当是发起运动，给予被捕的自由斗士以战俘的身分，而种族隔离政权的官员、特务、支持者和鼓吹者，照我们看来，应当宣布为战犯并作为战犯处理。

面对这些残暴行为，安理会审议所要采取的行动时，应当考虑到虽然对黑人的暴行一向是南非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现在在牢狱里进行的大规模暴行却是空前未有的。成百的政治嫌疑犯受到有计划的野蛮的酷刑。虽然毒打仍然是审问者暴行的一部分，而长期单独监禁、剥夺食物和睡眠，以及种种的肉体和精神合并苦刑，也已成为家常便饭。被拘留者关在黑牢里，一关几个月，完全与外界隔绝，任随保安部门摆布。有时连续被审问几天，不准休息，时时受到死亡的威胁，被迫做耗尽体力的动作，站在砖块上或蹲在假想的椅子上，直到身心俱疲，无法分辨幻象

和实体。此外，当然没有任何人有权探望被拘留者，或得到任何消息，甚至连想证实拘留都不可能。人就是这么失踪了。有一名官员，斯瓦恩波尔准将，竟说这种办法是一种“有力的武器”。国家保安局头子范·登·伯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和约翰·巴瑟尔扎·沃斯特拘禁在一起——他赞扬这些残酷的措施，“使他们能够免掉许多碍手碍脚的限制”。这话是他在一九七一年说的。从那时起，情况更加恶化，简直难以形容。

对于唐纳德·伍兹先生在安理会的发言，我们有许多话要说，但我们宁可少说几句，因为我们希望和伍兹先生进行对话。

我们原期望伍兹先生利用这个南非政权不让我们运动得到的机会，清清楚楚地把联合国的立场——要彻底孤立南非政权，支持解放运动推翻种族隔离政权，由人民掌握权力——转告给南非人民大众，并公开表示支持，也许我们是太天真了。相反的，伍兹先生却谈他自己的请求，要为真正的南非陈述实情。他的言外之意是，这些年来别人都不是替真正的南非陈述实情，解放运动和其他力量所做的，以及在这里的你们全体都包括在内。

我宁可少说几句，因为恐怕会曲解伍兹先生，误把他所谓道义力量的真实情况视为旨在否定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的立场。

至于唐纳德·伍兹先生所说的以道义力量来促成变革的话，我们要指出，非洲人国民大会不会犯下消极抵抗的错误。实际上在一九六〇年以前，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最先采用这种斗争方法。就是因为面临了法西斯暴力，以这种斗争方式作为策略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才作出痛苦的决定，结束这个阶段。唐纳德·伍兹先生大可回顾艾伯特·卢苏利酋长所起的作用，这个重要的作用使他取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伍兹先生也能记得，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成立“民族先锋”是包括卢苏利在内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所作的一致决定。他在十二月十二日奥斯陆诺贝尔颁奖典礼后，于十二月十五日回到南非。第二天，南非就在炸弹爆炸声中震动了。这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给国际社会的答复：它所作的决定是不可逆转的。

非洲人国民大会指出对唐纳德·伍兹先生的某些保留，并无敌意，因为他是在整个解放运动保护下找到政治根据地的许多白人民主人士中的一个。但我们并不了解他的某些立场。

对于安理会面前的各项决议草案，我们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来到纽约，期望有人会向安理会提出符合国际社会和南非斗争人民愿望的提案，就是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施石油禁运的决议草案和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实施经济制裁的决议草案，能有人提出来，在安理会审议。

因此我也要谈到否决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毫无迹象显示，西方大国已经舍弃它们过去一向否决这类决议的习惯，使我们之中某些人怀疑，这究竟是不是一种有计划的保护种族隔离政权的举动。种族隔离制度现在已成为国际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

听起来也许很矛盾，我们现在的立场是对这些否决表示欢迎，因为使用否决权暴露出假朋友，也指出谁是非洲事业的敌人，因此有助于澄清立场。它也有助于在那些一向保护种族隔离政权的国家里，在群众一级澄清立场。它有助于我们动员所有这些国家里的人民（我们的天然盟友）的支援。归根结底，是要这些国家的人民来帮助他们的领导人发挥作用，把威胁和平及国际安全的种族隔离毒害消灭干净。如果没有人民的经常压力，那些确信需要赶紧改变态度的人就没有多大力量。然而，我们同意一项建议，到三月间再提出我刚才提到的两项决议草案，以便迁就西方大国，给它们一个机会投票赞成有限度的决议，其中包括一项决议，要求停止新的投资。在这方面，我很高兴得到了保证，非洲集团将在三月间提出其他两项决议草案。

主席：谢谢马卡提尼先生对我的国家尼日利亚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戴维·西贝科先生，安理会曾在第2056次会议向他发出邀请。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西贝科先生：主席先生，我们都熟悉，贵国热烈支持彻底解放非洲的斗争，并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也同样知道，你个人在作为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代表的漫长的、建树良多的生涯中对这项斗争作出了许多贡献。所以，尼日利亚在本月成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之一，目前并且由你来主持这个庄严的机构的工作，这对非洲是一种光荣。

在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第363次会议上，泛非主义者大会观察员详细报告了在种族隔离的南非，大批的阿扎尼亚爱国人士被按照臭名昭著的恐怖活动法受控，对他们的政治审讯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当时，我们强调指出，这些审讯同联合国的决议完全背道而驰，它们说明南非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我们并请求特别委员会主席要求安全理事会开会审议这种局势。泛非主义者大会发出这项请求，是因为知道国际社会对南非局势的关心日益加深，特别是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六日发生了索韦托屠杀，全国各地随即发生全面抗暴之后。这种关心反映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九日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第392(1976)号决议中，和最近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安理会又一致通过的第417(1977)号决议中。

该两项决议庄严要求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订正杀害其非洲人反对分子和其他为反对种族隔离政权而进行斗争的人，并要求释放政治犯，订正以拘禁、酷刑和南非公安部队所用的其他野蛮方法来迫害反对分子。

如所周知，法西斯总理沃斯特及其新纳粹国民党政权的一伙，一向不把联合国和世界舆论放在眼里，这一次对这些合理的要求也是一样。三十年来，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不知已经要求过多少次了，这次再次要求，沃斯特政权非但当作耳边风，甚至更加强血腥镇压。

在我此刻发言的时候，继索韦托屠杀之后，至今已有五千多人被拘禁，又有史蒂夫·比科和其他数十个被拘禁者惨遭杀害，有17个黑人觉醒组织和一个白人领导的反对种族隔离团体受到取缔，现在又有我已经提到过的一系列的政治审讯。据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八日的约翰内斯堡《边区每日邮报》报道，依据恐怖活动法进行的审讯，以一件总共有18名被告的审讯案为最大，目前正在德兰士瓦东部一个偏僻小镇贝撒尔的特别最高法庭进行。这个案件，在法官的默许下，种族隔离政权的检察官所表现的报复心理胜过在南非已司空见惯的任何一次审讯把戏。一月十六日，检察官竭力反对延期两个月以便被告及其律师能够有适当的准备。由一名资浅律师领衔辩护的被告一方指出，长达50页的起诉书中指控的范围涉及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七年。据称犯罪行为的地点遍及全国各地，其中包括实行最大防备措施的罗本岛监狱。若干被告因为其他政治“罪行”在该地服刑，据说他们在监狱里策划改组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地下基层组织。检察官言不由衷地说，延期两个月会“使国家感到为难”，因为他要召集的165名证人中，有许多同被告一样在监禁中。

昨天早上，在没有必需的资深律师，也未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这个审讯案就这样开始了。被告的律师去年底才获准与当事人在监狱中见面。被告多是普通工人或学生，其中很多是一家生计的负担人，所以他们的家庭很难筹措大笔费用来聘请资深律师。据估计，这个必然耗时费日的审讯案每个月最少需费二万兰特。安理会各位代表也许愿意知道，至少有两名被告的妻子也在狱中。一位是埃贝尼亚·莫索彭夫人，即泽弗·莫索彭先生的妻子。一位是维基·宗古夫人。泽弗·莫索彭先生是第一名被告，在泛非主义者大会一九六〇年被禁以前，他是大会的法律事务秘书；宗古先生是第九名被告，是《世界报》的摄影主任，如安理会所知，这份报纸现在已经被禁。

贝撒尔18人案的辩护律师也曾经提出要求，把审讯移到南非一个比较中心的地点进行，因为贝撒尔是一个小镇，非洲人不容易找到住宿的地方。同时也方便

律师的工作，免得他们从400英里外的事务所来回奔跑。有些被告的亲人必须从德兰士瓦省外赶来，他们来自开普敦、东伦敦、德兰斯凯，有的甚至来自斯威士兰，因为有一名被告，艾尔弗林德·恩特沙利-特沙利，是斯威士兰公民。辩护律师的要求遭到法官的拒绝。

南非检察官所用的手法证实了我们的指控，也证实了世界大多数人对南非的所谓司法制度的了解，南非的政治审讯不过是一场可笑的丑剧而已。大多数的被告未经审判就已被拘禁了一年多；他们遭受了粗暴的盘讯和酷刑；公安警察不许检方的证人与人接触；法官对被告的律师的合理要求一概拒绝。为了避免南非的政治审讯经常吸引来的大量旁听者，为了使新闻界不能作有效的采访和报道，对泽弗·莫索彭等被告的审讯就在一个偏僻的极端保守的布尔人的小镇中进行。

南非检察官的狠心和报复心实在到了空前的地步，他们甚至把四个显然在拘留期间拷打至死的人也列入本案86个共犯的名单。这四个人是纳博弗·恩特雄弗沙博士、艾伦·科扎、塞缪尔·马林加、和被杀害时年仅十八岁的博纳文图雷·马拉扎。起诉书中称为“泛非主义者大会领袖”的芒加利索·索布克威，和“索布克威的付手”的波特拉科·勒巴洛，在没有出庭的86名共犯名字中列在前面。

另外一些人被控推进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目标，企图用暴力推翻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正在或即将在彼得马里茨堡、德班、约翰内斯堡、东伦敦和乌姆塔塔等地审讯。我们获知，被拘禁的几千人中，很多将遭到起诉。被起诉的出庭受审的人，如按恐怖活动法定罪，则可能判处死刑。根据人人知道的“南非学生组织九人案”的经验，我们知道即使辩护律师胜诉，公安警察一样可以重新拘留他们的当事人，然后用相同的证据把他们再送上法庭。

我们认为，说这些政治审讯是胡闹的丑剧是有充分证据的。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对南非的警告不知有多少次了，这次辩论结束如再照例表示谴责，我们认为不会起什么作用的。去年，安全理事会终于作出了十四年前早就应当作出的决

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施强制性的武器禁运。我们希望，英国、法国、美国和它们的西方盟友在终于支持了这项措施后，这一次能基于相同理由，支持对南非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我们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立即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实施全面经济制裁。有些人口头上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可是反对阿扎尼亚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必须用革命暴力来消灭种族隔离殖民主义的反动暴力，我们不能容许他们再躲在冠冕堂皇的谴责和有名无实的禁运后面。他们如果反对实施经济制裁这项对我们的正义斗争能起极大支持作用的非暴力办法，就的确该受心口不一的指责。

我再说，南非的政治审讯是胡闹的丑剧。可是，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它们具有非常邪恶的政治动机。沃斯特政权想通过这些审讯来宣传其盖世太保警察的厉害，吓唬阿扎尼亚人民。更恶毒的是，沃斯特政权要利用这些审讯，来屠杀不肯屈服的阿扎尼亚领导人和其他爱国人士，好让他们把班图斯坦傀儡搬出来强加在人民头上。这些审讯是为了维持种族隔离殖民主义而搞出来的大毒计的一部分。

我国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六日以来的英勇抵抗是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有力打击。屠杀、拘禁、酷刑、流放和审讯都是沃斯特的反击行动。我们人民的牺牲，包括数以千计的人死亡，数以千计的人坐牢，数以千计的人禁止活动，数以千计的人流放。在索韦托，整整一代的儿童两年受不到学校教育，因为南非政权不让他们受普及教育。许多幼童不得不逃到外国以保存生命，因而出现了历来最年青的一群人被迫逃出祖国的逃亡团体。

一月二十四日，乔恩·布莱尔在《太晤士报》发表一篇文章，谈那些正在受审，可能免于死刑但会被判无期徒刑的人：在南非，“无期徒刑”就是“终生监禁”，他说：

“从过去十八个月中坐牢的人数急剧增加看来，……数以百计富有战斗精神的黑人中学生和大学生……将永远丧失自由，如果南非能够继续为所欲为的话。”

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帮助我们使南非不能为所欲为。 这是我们的恳切要求。

最后，主席先生，我要引述你以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主席的身分，给日内瓦的国际大学交换基金的信：

“特别委员会深切认为，国际对南非斗争人民的声援运动必须迅速发展，以配合自由斗士的勇敢和牺牲，和当前局势的需要。”

我国同胞的英勇事迹是描写不完的，我已说明了当前局势对安全理事会有什么要求。 最后，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位代表和全世界，种族隔离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剥削使我们受到重大的创伤。 压迫和剥削加在我们身上的痛苦，在阿扎尼亚终将获得解放之后，还会继续存在。 那时候，我们不会忘记是谁武装了我们的敌人，使我们受到创伤，正如我们不会忘记是谁武装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击退种族隔离的殖民主义的进攻。

主席：谢谢戴维·西贝科先生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说的友好的话。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我谨代表安理会的非洲理事国，向安理会提出两项决议草案，请安理会审议。这两项决议草案是由安理会的三个非洲理事国，加蓬、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共同提出的，已经以S/12547和S/12548号文件分发给各位代表。在向理事会提出这些决议草案时，提案国完全认识到若干代表团对此是有点感到不安的，它们认为，由于目前一系列关于我们议程上这个题目的辩论，也许不是提出这些决议草案付诸表决的最有利的时刻。南非的局势日益恶化，那个国家的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又不肯让步，迟至今天，还有人迟疑不愿对这个问题采取果断的行动，我国代表团不能不感到悲伤失望。在这种情形下，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与理事会的不结盟成员国磋商后，愿意本着合作的精神，希望达成一致意见，考虑在现时迁就那些代表团。

然而，基于以后自然会明白的理由，我要解释一下决议草案的主要规定，尽管这项工作根本是不必要的。因为还记得在大概十个月前，我曾在理事会提出了四项相类似的决议草案，至今，理事会已通过了两项关于南非问题的决议。有谁可以凭良心说，目前的决议草案的规定是模棱两可、不清楚、不合理？无论如何，这两项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请求理事会回顾理事会的第417(1977)号和418(1977)号决议，并且注意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和十六日大会通过的第32/105号决议。在S/12547号文件内提出的决议草案中，我们也请理事会考虑到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哈里曼先生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九日给秘书长的信。这封信曾以S/12536号文件分发。在同一项决议草案中，安理会对于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继续向黑人和种族隔离的反对者施以暴力和残酷的镇压，对于根据该政权的种族主义的严刑峻法作出的一连串变本加厉的专横审讯，对于又一个班图斯坦的宣布所谓独立，以及对于该政权的这些政策所引起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面威胁，表示深切的关怀，这是十分恰当的。

为此，我们促请安理会在适当的时候尽快通过这个含有七段执行规定的决议草案。在决议草案的执行部分第一段，安理会只是重申它的第417(1977)号和

418(1977)号决议；执行部分第二、三、四段只是提及已在序言部分阐明的事项。提案国注意到这序言部分的内容已载于安理会关于这个问题所通过的最近两个决议的序言部分，因而相信没有代表团会对执行部分的这几段感到重大的困难。执行部分第五段再次陈述了第417(1977)号决议执行部分第三段的一些要求，但我们认为安理会亦应该要求南非停止所有政治审讯。我们也相信安理会应早日开会重新审议整个问题。执行部分第六段建议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一日这个日子，这应该可以让南非政权有充分的时间对向其提出的要求作出答复，并且让那些同该政权领导人进行对话的国家有时间结束它们目前的外交活动。决议草案的执行部分第七段意思明显，是毋须解释的。

在载于S/12548号文件的第二个决议草案中，我们请求安理会依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果断的行动。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新奇或令人震惊的地方。安理会通过第418(1977)号决议就已经是这样做了，但南非的局势并未因此改善，而是更恶化了。但是，本决议草案的规定将给予安理会一个打击南非要害的机会。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过去敢于不理睬理事会的决定，藐视国际舆论，违背南非大多数人的愿望，就是凭它的经济力量，其经济力量由于外国的贷款、外国的投资和对外贸易而日益加强。我们现在呼吁禁止这种经济合作的各个方面。在执行部分第二段，安理会只是敦促所有国家检查它们同南非的经济关系和其他关系，目的是使这些国家有机会估计一下它们同南非的经济关系，并布置好变通代替的方法，以便时机来到要完全中断这种关系时，能立即作出必要的调整。我们当中有些人希望南非的领导人提高理智，不让这种情形发生。执行部分第三段也是意思明显，一目了然的。

以上就是安理会的非洲理事国提请安理会审议的两个决议草案的主要规定。但是，我们既然今天不是要坚持表决这两个决议草案，为什么还把它们正式介绍一番呢？为了免得有人钻牛角尖，觉得奇怪，我要强调一下；我们这样做，就是事先宣布，在不久的将来在另一个时候我们心中想做的事。在这段日子里，那些目前

忙于各种外交活动或对话的人，应该可以有充分的机会去完成他们的工作。我们不希望被人指责做事轻率，我们亦诚挚地希望我们不会有机会去指责他们玩弄拖延的手法。我们现在介绍这两个决议草案，亦是想预先向南非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和南非的穷苦大众再作出保证，我们对于他们愿望不得实现仍旧耿耿在怀。如果目前的对话和活动到一定的时候仍然没有重要成果的话，我们所将采取的行动是很明显的，因为绝不能长久让南非人民在自己的国家之内被奴役，绝不能长久让一个会员国藐视国际社会根据宪章所提出的基本要求，绝不能长久让对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根据宪章负有主要责任的国家坐视它们负责保护的明显地受到威胁，这一切必须有一个限度。

我谨以这几句话代表理事会的非洲理事国请求理事会注意这两项决议草案，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对这两个决议草案采取适当的行动。

主席：看来这是我担任安理会一月份主席期间安全理事会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我要以尼日利亚代表的身份说几句话。

尼日利亚外交部长约瑟夫·加尔巴准将一月二十六日的发言里，详细地谈到了南非、纳米比亚和罗得西亚的局势对联合国的挑战，并说明了尼日利亚联邦政府的立场。

我们聆听了唐纳德·伍兹在这个会议厅的发言，我们听到了他说比勒陀利亚政权认为安理会的讨论是一个笑话，而印度代表则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是说笑话的人？我相信，南非武器市场的利润是越来越小了，所以我们才到了有一项决议规定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的阶段。多国公司不顾人道和人类价值而贪婪地追求利润，我们竟束手无策，这在我们想进一步对南非施加压力使其改变的时候，显然是我们所面临的障碍。

我们要提出警告，南非继续杀人，继续吊死爱国人士，不仅使局势更加恶化，而且将引起一连串极严重的后果。同时，种族隔离政权悍然地拒不废除“班图教

育”制度；而教师辞职和学生罢课，使得非洲人住区的许多学校阒然无人。种族隔离政权不顾非洲人民的强烈反对和世界舆论的呼吁，又宣布了一个班图斯坦的所谓独立。不顾黑人的一致反对，正在继续进行所谓宪法提案，企图永远剥夺非洲多数人的政治权利。还在制定法律，使人甚至无法向政治犯的家属和种族隔离的受害人提供人道援助。种族隔离政权这样公然的挑战，局势又进一步的恶化，安全理事会实有采取行动的责任，义不容辞。

在比勒陀利亚政权控制之下南部非洲的三个领土内，种族主义者拼命地想实行其所谓的解决办法，以维持种族主义的控制，剥夺这些国家中进行斗争的人民打垮种族隔离、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结构，建立以人类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新社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在罗得西亚，由于管理国推诿责任和安理会无法采取进一步行动而继续存在的非法政权正在炮制所谓内部解决。

在纳米比亚，非法占领国企图决定自决的程序。

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企图以推行班图斯坦来巩固种族主义控制，企图排除非洲多数人获得任何权力。

去年，非洲国家表现出向往和平公正的解决办法。它们欢迎西方国家的倡议寻求谈判解决。我们说过许多次，西方国家一直在加强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控制，如果它们愿意采取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有效措施，它们是有能力阻止一场广泛冲突的。安理会有一个成员国昨天就曾呼吁对这个问题作出倡议。不过，任何谈判的解决必须完全符合联合国的有关决议。

非洲，过去被人在诈骗和武力之下占领，今后将随时警惕务使南部非洲斗争人民的斗争果实不让种族主义者的阴谋永远剥夺了。除非人民获得了符合联合国决议的真正自决权利，否则就不会有和平，不会有持久的解决。不是以此前提为基础的任何行动，非洲决不支持。

种族隔离政权无视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和十一月四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决议，所以非洲国家请求安全理事会再次审议南非问题。事实是极明显的。种族隔离政权进一步加强镇压，杀死了许多反对种族隔离的和平示威者。在监狱里，杀死了更多的政治人犯。还根据臭名昭著的恐怖活动法，进行一系列的审判。恐怖活动法规定的处刑至少五年有期徒刑，高则死刑。种族隔离政权妄图用“司法谋杀”的手段遏止日益壮大的反种族隔离斗争。

安理会不能再因循下去，仅仅谴责该政权的罪行了，这样徒然让它有时间继续这些罪行，继续进行其邪恶的班图斯坦化计划，这一点仅仅几星期前已有目共睹了。

非洲国家已经指出，规定实施武器禁运的第418(1977)号决议，其重要性只在于作为制裁计划的第一步。毛里求斯代表今天介绍的决议草案中，非洲国家已提议安全理事会进一步采取强制性行动，阻止再在南非的进一步投资。大会已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第32/1050号决议（没有反对票，只有安全理事会五个西方成员国弃权）里肯定了在南非的外国投资是“支持和助长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大会深信，停止外国的新投资是反种族隔离斗争的重要一步。

我国代表团要强调指出，外国的投资和贷款是资助南非的军事镇压机器，助长了种族隔离政权的军力扩充。我们都知道这是确确实实的事实。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军费增加同流入南非的资金是有明确的关联的。我不想提出统计数字；大家已经听多了。

安全理事会至少应当阻止对南非的一切投资和贷款，因为这些投资和贷款支持和助长了种族隔离政权的罪恶政策，使它有武器在南非、在毗邻的非洲国家，以及在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这两个压迫黑种人的国家，进行屠杀。

我们注意到，一九七七年有一些投资移出了南非，不过也有一些多国公司继续扩大了在该国的业务。福特汽车公司就是一个例子。我不愿细谈几天前这家公司给我们的震惊。

难怪约翰内斯堡电台一月十九日夸口说，南非已学会了无视世界舆论，原来是美国的和别国的生意人还在南非扩展业务。他们指的是福特和一些别的多国公司——例如最近的扩展和承诺在南非增加投资的进一步扩展。

在辩论期间，我们聆听了唐纳德·伍兹先生呼吁对南非进行有效的经济制裁。来自南非的报道显示，即使种族隔离机构内的黑人领袖也觉得有必要呼吁国际社会对南非进行经济制裁。现在是安全理事会扬弃空言谴责或象征性措施，进而采取切实有效行动的时候了。

我们呼吁一直拒绝采取这种行动的西方国家，重新估计它们的政策，并按照它们自己所述的基本价值采取行动。如果他们没有行动，他们就要承担南非暴乱升级及其后果的严重责任。西方国家对别国实施经济制裁向来是不犹豫的。

这是骗局，从对待其他国家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甚至不去审议对一些非洲国家——由于一位领袖的关系——已实施的或美国国会正考虑实施的经济制裁。同样的标准却没有适用于南非，在南非有一套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只有白人得到好处。西方国家找各种借口一直拒绝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他们一点也不诚实，同时也与他们自己所说的话不一致。想想咖啡问题！想想乌干达吧！

因此我们非常失望，西方国家——除了加拿大采取了一些积极步骤外——很明显的，我指的是四个西方国家，到目前为止甚至没有参加这个辩论。

西方国家的倡议一次又一次地在我们面前晃动着。有人告诉我们大棒与胡萝卜战略。“胡萝卜”用得次数太多也用得太久了，把“大棒”忘记了。我有责任提出警告。

这个或那个和平谈判不应当推迟了对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有意义的国际行动——也就是“大棒”。有人告诉我们在施加压力使伊恩·史密斯下台，但是却没有人在这些谈判里提起。我们正设法打垮罗得西亚的军事行动。和平谈判不应当被利用来给种族主义政权更多的时间去巩固他们的据点。

我极不愿意好象是在利用主席职位发言。我本来可以坐在这个马蹄型议席的另一端以代表的身分发言。但是，我需要代表的权利，就罗得西亚问题表示一点意见。我们都知道，罗得西亚问题是与南非问题直接相关的。

大家都知道，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同所有其他因素比起来，是本机构对罗得西亚实施强制性制裁中的最大缺口。更为严重的是，种族主义者以石油供应史密斯的海市蜃楼式飞机和战斗轰炸机。这些飞机在不到一个月之前，曾公然违反宪章的神圣原则，深入联合国一个独立主权会员国莫桑比克的境内，造成重大的人命丧亡和财产破坏。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连续不断地对一个贫穷的独立国家进行骚扰和轰炸。

因此我们觉得非常沮丧，即使在这种残暴情况下，西方国家似乎还在拖延时日，不肯采取简单措施，包括合法的经济制裁，使继续支持罗得西亚非法少数政权成为南非政府的一个痛苦负担。

罗得西亚，在英国整整十年多没有任何行动之后，在津巴布韦爱国人士多年受骗而决定拿起武器在战场上夺取他们曾经有七、八次在会议桌上失去的东西之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与罗得西亚的政治现实完全不符的有趣的转折。我们真的不懂，为什么竟要拿起武器为他们同胞争取自由、平等和人类尊严的人放下武器，去把武器交给差不多十三年来对他们在一个食言、欺骗、残忍、扰民、臭名昭彰的人的暴虐压迫下讨生活一直是漠然无动于衷的当局。

现在是终止这种猜哑谜的时候了，我个人呼吁西方，协助安理会，同安理会合作，为挽救安理会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真正捍卫者的信誉和形象作出最后的努力。因此，这个崇高的机构必须采取协同一致的步骤，阻止南部非洲的局势演变成种族的冲突，而史密斯和沃斯特似乎正在往这个方向走。如果西方选择了协助安理会去达成这个目标，后代自会证明其立场是正确的。否则，历史是公正的史实记录，也会印成白纸黑字，让后代裁判——就如同以非洲人为奴隶，殖民的压迫和剥削，

以及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新殖民主义一样。新殖民主义将是黑人几十年，不，几世纪受压迫帐上的另一笔。

最后，我要重申，尼日利亚基于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责任，将继续坚持在安全理事会的主持下采取国际行动。

现在我恢复为安理会主席的身分。

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南非问题的下一次会议，将由二月份主席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协商后决定。

中午十二时五十分散会